



夜航船

养心仅需三平方米

■李乍虹

拿一件值钱的首饰与三平方米的空中小露台比,大多数女人应该会在拥有一件昂贵漂亮的首饰时感到十分快乐,也许我就是个另类,在给家重新装修的时候拓展了三平方米搭了一个露天小花园,对于我,这可比获得十万八万的首饰更快乐,更有意义。

先生是个养花达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养花。因为没能力买带花园的房子,他只能成了花的忠实奴隶,就是那种从东窗搬到北窗再移至南阳台的游击战似的养花,却乐此不疲。年纪越来越大,退休在家的他却将养花当成了主业,前年装修房子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决定在朝南的书房向外拓展一个露天花园,三平方米足够,并取名为“养心阁”。

他喜欢养的花以月季、三角梅、杜鹃、海棠为主,品种很少,但几十盆花没有重样的,都有好听洋气的名字,许多都是从苗圃培育成长的,花龄十多年,甚至几十年。今年4月,抱着打造五彩缤纷“养心阁”的目标,我们特意在花的外观上做了刻意的追求,特别是如何让爬满月季的墙更加艳丽,于是,去苗圃买来了一大盆胭脂扣,穿插地扎在月季墙上,一时间,自由精神、王妃、御用马车、胭脂扣……大朵的,小撮的,粉的、红的、橙的、紫的,挤挤挨挨地占满“养心阁”。鲜花盛开的季节,“养心阁”成为了我们家甚至是小区的网红点。坐在书房里天天打卡小花园,小巧爱们的每一个动静都会牵动我们的神经,走过路过的邻居们会抬头朝这一空中花园看上几眼。有那么一段时间,满墙满地的花开出了几百朵,十分稠密,先生就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插到花瓶里,摆在书桌、餐桌上,房间里散发着诱人的花香,等落英缤纷时,将数百片花瓣儿撒在茶几上让它们自然干枯,这可是一个简单的心满意足的时刻!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巡视小花园,观察昨天的蕾开了么?给花儿们拍拍照,在朋友圈分享一下,再给花儿浇水摘枯叶施肥;晚上临睡前不忘再到三平方米转一圈,打个赌明儿哪几朵会开?前几天,忽然心血来潮去市场买了几株辣椒、黄瓜、茄子秧苗,见逢插针地落户于三平方米中,又多了一分天天见它们成长、采摘和品尝的喜悦。

站在鲜花盛开的窗前,每天絮絮叨叨必不可少且发自内心的赞美花儿,从来就没有任何掩饰,反正它们哪儿哪儿都好。

住别墅、有私家花园的养花达人们如果你读了我这篇小稿请不要取笑我“这点小露台有什么可以夸的?”我知道,与你们比我这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我这份快乐和味道你又怎能体会?

三平方米的快乐不仅在养眼,养心,最让我出窍的是:何不像赞美鲜花一样赞美身边的人?花因性格温顺,长相甜美,芳香袭人等优点,它的前世今生都是拿来让人赞美的,即便是凋谢,也是“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尽管明白人人都喜欢听好话,人人都喜欢被人赞美这个道理,或许是性格的原因,即使心里十分佩服或敬重某个人,但绝不会当着面挂在嘴上说出来,面对上司也是如此。而今天在这三平方米小露台上,这样根深蒂固的脾性却慢慢地被盛开的鲜花逐渐消磨,有时候会嘲笑自己“你这觉悟是不是晚了点”?

湘湖诗会

■黄美红

初夏的风

风携着初夏的味道
叶子也已经舒展完整
他们相遇在这样一个初夏

叶子对风说
请你再热烈一些吧
叶子对风说
我不喜欢别离
叶子对风说
我对生命的热爱
要有阳光有雨露有记忆

风静静地吹拂
柳枝更加厚重了
梧桐更加遮日了
连那美丽的鹅掌楸
叶片也变得更大更肥厚了

那些春日里的繁花
绿意已然爬满枝头
风静静地吹拂
温暖遍布了人间
在这个初夏
只有热烈,没有别离

中国诗人看城厢采风作品选登



近日,中国诗人看城厢采风活动举行。浙东运河城厢段留下的大量古迹让诗人们诗兴大发。图为诗人们在梦笔桥上兴致勃勃参观合影。(肖文)

走读城厢

■张德强

一个城市的中心地带
竟以厢命名
是正房侧旁之室,抑或
隐匿的小屋,收藏着爱的秘方

我以一个新萧山人的目光
走读城厢
走读一册线装书翻新的华彩篇章

缓步逆行在浙东运河边
看千年流水书写着
往昔的篆隶,现今的行楷
我抚摸着梦笔桥石阶光滑的皱纹
体味风雨沧桑
悠悠岁月驮在江寺的石马背上

贺知章鬓毛已衰乡音未改
吟诵的唐韵
化作现代诗意象,我踟蹰于街巷
读不够逐梦的情怀
读不够乡愁触发的感伤

为一个砖瓦窑垒起的旧村落
演变成新型的未來社区而惊诧
湘湖家园多亲切
稚嫩的笑声从托寄园传来
老年食堂饭菜阵阵飘香

嘿,城厢城厢
成了我不再陌生的第二故乡
足以安顿诗魂的地方

梦笔桥

■古笋

一座桥生于南朝
在杏花碎雨的江南,在浙东运河
停驻了一千五百年。二零二三年
的五月,匆匆

经过我们,它仍在睡梦中,在典故中鼎盛、坍塌、重建
至清代脱胎换骨。条石错缝里的故事,游走在
树影婆娑的光影里,置身于城厢
叹为观止的街巷

得五色笔,一世富贵,才华惊俗
转梦江郎才尽。成也笔,衰也
笔,得失之间
花开花落。一座桥,两场梦,梦
游者

穿过清风与清波,遥遥漂浮的月亮
近古刹江寺,不再追逐,从此
站成一座桥

梦笔桥,行走在妙笔生花典故里
我们看见岁月里的驿站、寺院、
白塔、长亭
浸泡在清丽之韵中,停驻此刻
有梦来袭

访江寺

■东方浩

江寺的命名
来自梦笔生花的江淹
舍宅为寺似乎是个那个时代
比较盛行的行为艺术
晨钟暮鼓或者青灯古佛
已经湮灭在时光那头了
偌大的庭院,只有沧桑的气息
到处流淌,青石板散漫着苔藓
一条河流的曲折流向
一座城市的前世过往

一条充满平平仄仄的道路
一起汇聚在江寺的殿堂和厢房
公元2023年的初夏
我推开了一扇门
如果今夜我投宿江寺
进入我梦境的
是夜半钟声?
还是大唐前辈们的吟诵
或者是驿卒
八百里加急的嗒嗒马蹄

未来社区

■大卫

我想跳过波浪,直接写这些老人
和孩子,中间没有任何停顿
说不出名字的鸟
与说不出名字的花
都很有氛围
在理想主义的空气里
那只蝴蝶
知道自己是谁
我的心因为喜悦
而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它怦怦跳着
比金子更忍不住自己
比银子更像一件喜事
窑厂消失了
火焰还在,太阳与一块砖的关系
就差一个比喻
从一楼看到的湖
与从二楼看到的湖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对于鸟类的理解
——比如那只白鹭
从湖面起飞的时候
哪怕你把它看成一盏小马灯
也没有什么风
能把它吹灭了

市心桥边

■余刚

先是缓慢的乡村汽车
后是飞快的地铁
将我载来
我,总要来这里看一看
走一走:景色变了又变
我却硬要让自己熟悉
还在吗,我的圣地新华书店,将我
救活的医院

而今再次过来,目光渐渐迷离,
继而清澈
桥下就是运河,大名鼎鼎的浙东
运河

连接了起始点:曾经轮渡的地方,
西兴
以及,小时候生活之地:衙前

我不断注视这条西兴过来的河:
似与西施有关
如果连接钱塘江,与投江的伍子
胥有关
如果讲到南方的富庶,与隋唐帝
国有关
那么在半个世纪间我不断到这
里,又与什么有关?

城河

■李郁葱

唯有麻雀的小碎步能够打破
这城河的平静。并从路面卷起的
视野里,框定过去的一段场景:
那些吆喝着号子的人,
那些用风灌饱肚子的纤夫
把自己交给这条河

这河面曾经奇崛,从远方逶迤而来
但风暴早已经平息
如同我们从江对岸驱车到来
河面之下还有鱼虾游弋时的混沌
而河岸上野花一年一度葳蕤
那些石刻比我们久长一些
记忆的微茫,能够记住的苦难
并不是苦难本身。那些旁观者
他们看,记录,然后说出
像不曾坍塌的古桥,从桥梁
沉溺为风景里的点缀,或者是对
粼粼波光的挽留——

市心桥畔一局棋

■陈于晓

始建于南宋的市心老桥畔
有一对塑像的老者在品茶、下棋
一旁有一名塑像的孩子
带点好奇,在观棋

人来人往,不惊动一局棋的时间
如同飞驰而过的汽车
没有惊动城河的缓缓流淌
没有人知道下棋老者的名姓

或者老者本没有名姓
都说世事如棋,局局新
唯市心老桥老在了市心新桥

往事里的城厢

■王建明

在城厢,有一座梦笔桥
诗人站在桥上
一边谈着文字的宁静
一边忘记岁月的蹉跎

舍宅成寺,这是古人的潇洒
寺外萧山的黄酒清香
女子忧郁的眼眸印在我的心上
我的诗意被城河边鸟鸣声追赶

历史总会开一些玩笑
江淹文思大进后绝世美句便随
之而来

于是,后来的诗人
就喜欢在梦笔园做着
偶遇的美梦

而诗人秦系在西仓弄隐居
造了一座丽句亭
后人坐船经过都会不自觉地忧伤
为何这一滴唐诗里的墨水
永远遥不可及

梦回千年,诗路悠悠……
在城厢,写诗是一种美德
此时,我除了爱的冲动
还有水中的蛙鸣
云里的明月

从市心桥到梦笔桥

■王杏芳

还会读诗给我听吗
桥上的鸟鸣,城河里的游鱼
杨柳依依。还能见到陆游游着
唐婉
从水光倒影里起身
消散在祇园寺的钟声里吗
从市心桥到梦笔桥
几百米路,千年前程往事
窸窣闪烁着
或许只有诗一首,能
躬身完成

温馨一刻

■沉冉

偶然的温柔

“阳”了的身体,最亲的,不是爱人,也不是手机,是床。那酸胀的腰背呀,板结成块,无处安放。唯有封印在床,才有终于回家的安定感。

然后,不停地睡去,不停地醒来。不知道是之前欠下太多,还是病毒的独门功夫,脑袋困乏,思维迟滞,昏沉沉,晕乎乎,做不了重要的思考,记不起关键的过往。又不能按下暂停键,完全地清空大脑,只好昏昏沉沉,任思绪自由飘浮,像朵朵白云,散漫在或明或暗的天空。

也有沉睡的时候。松弛的心,走进遥远的梦乡,沉醉在醒着时无暇顾及的遐想里。睁开眼睛,世界再度明亮清晰。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还在啊!

消逝的梦,甜甜的意识游丝,可能还会跑到耳朵边低吟浅唱,再次牵动已悄然平息的心头。

透过房门望出去,客厅茶几上,几天前修整落瓶的紫色玫瑰,正楚楚动人,神清气爽,氤氲出一片雅淡紫韵,背后,是一个清浅纯粹又令人动容的梦。

她,站在黑板前,一束太阳光斜射入内,落在洁净的讲台上。对着一班的男生女生,眼睛里有光,她说着发自内心的话:“做人啊,贵在三件事的坚持:一是善于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丰富学识,才能胸有成竹,行事不慌张;二是强健体魄,确保身体力行,想到就能去做到,免起鹬落;三是养一颗辨善善恶丑、懂世间风情的洞察之心,遇美景能欢呼,遇万物能珍惜,遇美人能动情,如此,生活融融的暖意,将奔流不息。”

这有声有色的小片段,那个逼真地重现了她生活的日常。那个好为人师的唠叨劲啊,带着迷人的芳香,蔓延到了她玫瑰色的梦境里。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痴迷于这一方小小的讲台,白加黑地乐此不疲。若硬要找个理由,或许只有使命二字可形容。

毕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身负使命的,生活,就是找到并完成它的过程。就算你一时迷茫,怎么也找不着,别着急,用心地召唤它,耐心地等待它,它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相遇!或许,正是在这样梦里,与你撞个满怀。

还有,那个已经过去的特别长的寒假,在记忆深处久未远去。此刻,再度活跃在那一片紫晕里,像涟漪般荡漾。

年关将近,年味渐浓,冷飕飕的大地,孕育着一份新春的喜庆。学生们的家,分落在萧山区的南片、东片或城中等不同角落,离她有些远,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强大磁场,深深吸引着她她而往之。

这一天,起了个大早,她要准时赴约,去往落在东片的学生的家。见细细的雪花,漫不经心地飞舞,为灰蒙蒙的天空,增添不少浪漫的调调。相比春与秋,她不怎么享受冬天,但落雪的日子是绝对的例外。她爱雪的洁白无瑕,寂静高雅,爱它精灵一般的天真活泼,无拘自由。车,奔驰在平整宽阔的马路上,她雀跃的心,装满好奇。百闻不如一见嘛,真相总是在现场。

谢家开的是饭馆,饭馆开在村头马路边。她进去的时候,正是午时饭点最热闹的时候。一览无遗的大厅与半开着的包厢,都坐满了人,几乎没有空席。看来,疫后的开放,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盼望,聚餐吃饭,也是大家最活色生香的需要。团圆,总是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母亲前台结束收账,父亲灶台掌勺做菜,这是一个夫妻店。除了孩子,还有一位白发的老人,一起穿梭席间端盘送菜!沏茶,问安,坐定,寒暄……围着孩子的话题,聊了个把小时。任务完成,她起身告辞。

但屋外,鹅毛大雪正密直地下,貌似要把她留下。但她别无选择,还有下一家在翘首以待。被送到了门外,孩子已经转身,那白发的奶奶呢,用冻僵了的手拉住她的手,反复地叮嘱:“雪天路滑,老师你一定要开慢点,再慢点!”

一种被关切与疼惜的暖流,击中了她。她想起,母亲也曾对她如此絮叨,她对自己的孩子也曾这般。第一次“阳”的时候,病毒如火如荼,持续四五天高烧不退,只有母亲,每天送菜到家,嘘寒问暖。她生硬地将母亲焦虑的神情,挡在了玻璃窗外,她心疼母亲的心疼,更怕病毒沾上她。

雪花敲击车窗,扑哧扑哧地响,后视镜里,奶奶的白发融入雪幕,那挥舞着的,渐行渐远告别的手,越来越模糊。眼泪盈眶,干扰了前方的视线,她那方向盘上小心翼翼的手,变得紧张有力起来。她默默叮嘱自己,往前走,不松手,再苦再累也不能回头。

太阳升起的时候,看不见星星;“阳”了的时候,易感于温柔。而爱,是最温柔的权利,逗留在心的深处,在某一个偶然里,芳华灿烂。